界河上犁浪的兵

■郑茂琦

塞北的春来得很迟，时间到了四五月份，额尔古纳河两岸依然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只有一片片莽莽的淡黄。不过，太阳终究带来了暖意，靠岸的江冰坍下去，解开的冰排一块块相互摩擦着、冲撞着向下游漂去。

额尔古纳河是中俄的界河，每当冰河解封后，巡逻艇大队组织进驻点位的日子就到了。十几条巡逻艇组成的编队沿着弯弯曲曲的额尔古纳河溯游而上，驶向沿途设置的一个个艇组码头，开始新一年的常态化水上巡逻。

巡逻艇一艘跟着一艘，船尾在河面上犁出道道三角形的浪花。那浪花像极了农田里闪亮的犁头。

漂浮在江面上薄薄的冰块很大、很锋利，夹杂着枯叶和树枝布满了整个江面。

艇长陈华记得，那天航行没多久，他就感到推油门时船艇加速乏力。他皱了皱眉，吆喝了句“掏泵壳”。巡逻艇一侧的马达很快就熄火了。

一旁的航海兵脱掉上身的军装，光着膀子掀开泵舱，跪在前甲板上，一只胳膊毫不犹豫地伸进盛满冰水的泵舱里，把挂在进水格栅上的漂浮物一点点掏出来。才十几秒，他的胳膊就被冻得发紫。

陈华是巡逻艇大队的老兵了。他拍拍航海兵的肩膀，示意时间已经不短了，换自己来作业。接着，他也脱去上衣，挽起袖子，身子几乎趴在甲板上，把胳膊浸在冰水里，摸索着格栅上剩余的漂浮物。

陈华向我讲述这段故事时，眉头一直紧锁着，额头不时浮现出一道道皱纹。

陈华从四川大凉山入伍来到内蒙古边防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火车一驶进白茫茫的雪野，他心里就感觉到丝丝凉意。不过，大凉山的娃娃啥时候也不怕吃苦。入伍17年了，他在界河上也航行了17年。

“额尔古纳”在蒙古语中意为弯曲的河流。作家老舍初到这片草原时，曾形容这里的河像“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也许弯弯曲曲就是草原河流动人的旋律。

陈华觉得，界河是那么美，就像家乡逶迤的群山一样美，但就是这样一条美丽的河流，却让巡逻艇大队的官兵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每年下点，老兵们最担心的就是船艇搁浅。越往上游走，河道越狭窄弯曲，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两个船位那么宽，稍不注意船艇就会陷进泥沙里。

掏完泵壳，陈华回到舱内。他的目光紧盯着前方。湍流泛起的浪花，在陈华看来算是一个好征兆，反而是那些平静的泛着鱼鳞纹的水面，预示着搁浅的危险。若遇到这样的水面，航海兵就要拿着长长的探深杆站在甲板上，一点一点地测量水深，调整航向。

那天，一路上还算顺利，只掏了两三次泵壳，稍稍影响了编队行进的速度。约莫黄昏时分，又有几艘船艇驶入河汊子，到达了各自的艇组码头。只剩下几艘巡逻艇，继续朝着上游编队航行。

陈华说，天黑前他们要赶到下一个艇组码头。经过一处狭窄水域时，头船按照经验，靠着相对安全的立岸一侧行驶，没有减速探深。忽然，咣当一声，头船一下子就搁浅了。

这时，发动机发出一阵轰隆隆的闷响，底部的泵舱吸进来的竟全是泥沙，打得叶轮“嗞嗞”响，整个船艇抖动得厉害，彻底失去了动力。编队指挥员下令，让陈华所在艇尝试拖船。

绑好拖船的缆绳，陈华猛推油门拉杆，河面上霎时掀起巨大的水花，缆绳迅速绷紧。但过了一阵子，两艘船在河里几乎纹丝未动。

这下只能挖沙筑坝蓄水了。艇员们纷纷拿着工具，撸起裤腿下到冰河里，一锹一锹把艇下的泥沙铲到沙袋里，然后用沙袋在船尾垒起一圈沙坝，通过蓄水增加水深。

水深增加了，战士们站在冰河里，有的把脊背紧贴着冰冷的船身用力推，有的则在前面像纤夫一样用力蹬腿弓背拉纤。

陈华告诉我，看着那一幕，他在心底流泪了。他一次次将油门推到底，搁浅的船艇终于开始挪动，直到脱困……

救援耽误了不少时间，眼瞅着太阳即将下山，更严重的问题摆在跟前，刚才脱困的船艇叶轮被打坏了，无法继续航行。

编队指挥员盯着陈华的眼睛问，其他船先走，夜里你能自己把船拖回去吗？

刚才心绪激荡的陈华，此时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太阳渐渐落山，河面逐渐被一层紧贴水面漫延开的浓浓夜色覆盖。陈华打开探照灯，灯光照在河面上，白亮亮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更不用说判断河道的深浅。

他心想，可不能再搁浅了，身后连救援船都没有。他操纵探照灯左右移动，不时照一下岸边，根据两岸的建筑物判断船艇的位置。17年了，他已经熟悉界河中每一处浅滩和岛屿的位置。

陈华从舱室里探出半截身子，一边观察，一边转舵。浓稠的夜色里，那条河像是无边无垠的。最终，他成功地将那条船拖到了艇组码头。

当探照灯打在岸上的界碑时，鲜红的国徽亮堂堂地映在陈华眼里。

他知道，到了！就像当年他参军来到北疆这片莽莽雪野时的感受一样，咱当兵的人啥时候怕过吃苦。

作者手记：

当我来到这个巡逻艇大队的时候，就注意到营区里处处张贴着“劈波犁浪”的标语。在饭堂门前，从他们的队歌里，我又一次听到他们高唱着“劈波犁浪”。

难道这是一群手握犁头的兵吗？

当我见到班长陈华时，他黝黑的面孔，朴实得就像那幅从经典油画《父亲》中走出的形象。他带我走进船舱，向我展示他们挖沙的锹、钢钎、锤子、绳索、沙袋。谁能想到，在这条美丽的额尔古纳河上，有一群犁浪的兵。他们从不言苦，就像队歌中唱的，“风雨擦亮了眼睛，马达带走了寂寞……”

我走的时候，冰河还未完全解冻，河边只有枯黄的芦苇随风摇摆，仿佛也在向我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上图：船艇编队在额尔古纳河上航行巡逻。 **李双明**摄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谈水止渴

■朱法元

很多人对“望梅止渴”的典故很熟悉。大概少有人知道，在我们船艇部队，还有个“谈水止渴”的新典故哩。

一连几天的大雾，把战艇困在海上。伙房贴出告示：淡水告急。

水，我从来没感觉到它是什么珍贵的东西，虽说战艇要定期到海港加水，但总可以满足供应。洗脸洗衣是大盆大盆接水，吃呀喝呀，更没人限制你。可这时候，雾海茫茫，到哪儿去补给淡水呢？艇长不得不规定：每人每天用水不得超过半茶缸。洗脸还好办，大家睡前把毛巾铺在甲板上，让潮湿的空气润一润，清早起来，往脸上一擦了事。可吃的尽是干粮，没水咽不下呀！

开饭了，炊事员在堆着饼干的桌子上，放了一杯开水。这水许是水箱见底时倒出来的，显得有点浑浊。十几双眼睛一齐盯着这个极普通的茶缸，嘴唇在蠕动，可就是没人愿意动一动这仅有的一杯水。

“喝吧，同志们。”艇长亲切地说着。他将茶缸推到战士们面前，见没一个人伸手，就笑盈盈地说：“还是我来带个头吧。”他将茶缸挨到自己唇边，装出大口喝水的样子，然后叫大家每人都喝一口。战士们学着艇长的动作，都用舌头往杯口舔了一下。结果一圈下来，一杯水几乎原封不动。

“嘿，要是在俺胶东才好哩！”老班长率先打破沉默的气氛，“俺村里那些机井，满井是清水，喝它几碗，满肚子都是冰凉冰凉的。”

“还是我们赣南山里的水好。”机电兵小王接话道，“从高山上淌下来的清泉，捧一捧含在口里，甜滋滋的，就像喝了一碗蜜水。”

来自闽南的战士小张也憋不住了，嚷道：“我们九龙江畔的荔枝水灵灵的，尝几颗就够你解渴了。”

……

大家没喝一口水，谈笑间把饼干吃完了。

我暗暗感叹，“谈水止渴”，真的很有成效。

水兵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胸中流淌着永远不会枯竭的清泉。我的面前出现了电影《上甘岭》的场景：炮火连天，战士们困守在滴水难寻的山洞里，个个口唇干裂。可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却牵来了他们心中的清泉。这清泉的源头在哪里？在祖国。胸怀祖国的人，什么时候心里都是甜的。

我的第二故乡

我那遥远的北大荒

■童 村

我离开北大荒那片黑土地，已有30年的光景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30年时光里，由于部队工作的需要，我调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转换了一个又一个岗位。然而，能够让我常常想起，并且永生难以忘怀的，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哈力图。

哈力图，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它既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也是一个小站的名字。我们连队的营房，就坐落在距哈力图车站3公里远的一片荒原上。当时，我们的基地机关则驻扎在黑龙江省嫩江县城内。从哈力图到嫩江县城，不过40公里的路程，却被一条大江分隔南北。后来，有一首《嫩江基地之歌》在部队流行了很多年，开头两句便是“嫩江两岸沃土清香，滔滔的江水放声唱”。时隔这么多年，那欢快而又优美的旋律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但是，无论是嫩江还是哈力图，它们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大荒。

对于北大荒，人们是这样来描述它的富庶与荒凉的：狍子成群用棒打，野鸡时常飞进家；抓把黑土捏出油，插根筷子也发芽。如此说来，北大荒确实又是一片令人向往的神奇土地了。毋庸置疑，这也为部队农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说起来，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入伍所在的嫩江基地，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部队农场。而最先涉足这片亘古荒原的开拓者，则是原铁道兵的几支英雄劲旅。20世纪60年代初，铁道兵近两万名官兵，遵令先后告别铁路工地，踏破千里雪原，挥师北疆，开进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从此拉开了嫩江基地军农生产的序幕。

进驻北大荒伊始，为了不误农时，做到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打粮，指战员按照上级和当地政府的烧荒规定，及时安全地把十多万亩荆棘丛生的荒原清烧出来。余烟尚未散尽，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操纵着为数不多的几台拖拉机，夜以继日地投入推土翻土、抢耙、抢播中。机具短缺，他们就背着装满豆种的挎包，手持自制的小铲和削尖的木棍，在垡片上进行扎眼播种。

入夏以后，不顾牛虻、蚊子的轮番叮咬，他们又一人一锄，起早贪黑在大田里砍锄野草。终于迎来收获，成熟的庄稼一片金黄，官兵个个喜上眉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接连几场暴雨，把几万亩麦田全部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在猝不及防的灾害面前，官兵发誓不让汗水白流，全力以赴投入夺粮战斗。他们纷纷跳进冰冷的水里，硬是一把一把将小麦捞起，又一捆一捆扛到了高地，直至把全部小麦收回。紧随而来的10月，大雪飘飞，他们又在冰雪中抢收回了大豆。

也就是这一年，他们在11万亩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成功收获了1000多万斤粮食，为铁道兵施工部队的生活补助用粮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隔20年之后，沿着开拓者的足迹，我入伍来到嫩江基地，站在了哈力图的那片土地上。

随后的日子里，我同战友们一起，凭着一腔青春热血，在那片无霜期只有百余天的黑土地上，春种秋收，辛勤耕耘。至20世纪90年代初，基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4万亩耕地的大型机械化农场。

斗转星移，多少年过去了，那片土地也早已移交给地方。使命完成之时，基地农场就此宣布解散，大多数官兵或分流调转，或复员回乡，但还有一部分情况特殊的战士，自愿地继续留在了那里。

留下的人里有个叫刘德才的战友，此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基地立了功，入了党，后来又提了干。农场解散那年，他服从上级安排，转业回到吉林老家。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难以适应地方生活，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通过积极申请，带着妻子和孩子，又回到了那片难舍难离的土地上。

荒原处处写忠诚，只把异乡作故乡。

许多年后，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是的，我会记住那个地方／记住一排又一排低矮的营房／以及营房前一棵又一棵挺拔的白杨／而那一声声划破黎明的军号，它的每一个音符／至今仍在我的长梦里回响／自然，我还会记住每一个春天／记住盛开在原野上的车前草、黄花子、达紫香／记住每一个秋天里隆隆作响的马达声、摇铃的大豆、翻滚的麦浪／还有远处传来的呦呦鹿鸣、野鸭的欢叫，以及升起在第二故乡湛蓝色夜空里的那轮月亮／红彦镇、小黑山、哈力图……／那些一笔一画镌刻在生命中的名字／就像一颗又一颗明亮的星星／一直都在我的记忆里闪光……

北大荒——因为有无数官兵把汗水、热血、青春乃至生命留在了那片遥远的土地上，那里便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爱恋的第二故乡。

桑葚熟了

■瑞 滢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营区后山训练场的土坡旁，种着一棵高大的桑葚树。以这棵桑葚树为中心、10米为半径的区域，是我们连队进行基础课目训练的主要场地。

新兵下连后，看着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火炮如今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我心里直犯痒痒，恨不得第二天就能打实弹。班长知道我的心思后，咧嘴笑了，却又不忍打击我的积极性：“想把一门炮打准，那可不是个简单的事。要架得稳、算得准、打得快。你得好好练专业。”

没错，现在的我就像桑葚树上的绿色果实——还是青涩的。

作为三炮手，我的主要任务是构筑座钣坑。在确定了座钣的大小，并结合炮弹出膛时产生的后坐力来计算所需的深度后，接下来我需要用工兵锹一锹一锹地铲土。

班长常说，别看座钣坑只是一个坑，但它关乎实弹射击的成败。只有把座钣设置牢固了，实弹射击的精准度才能得到保证。于是，我便更加不敢偷懒，生怕因一时的省力影响了连队射击成绩。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等到桑葚从绿变黄、微微泛红时，我已经能够迅速、高质量地构筑座钣坑了。

当然，在专业技能训练中，还会穿插进行共同课目的训练。

那段时间，当专业训练进行1个小时后，值班班长便会在桑葚树下那块相对平坦的地上，铺上一块垫布，组织大家进行枪支分解结合的练习。

“来吧，小比武，枪支分解结合。”班长对我们说，“左边新兵，右边老兵。”

班长一声令下，验枪的声音接二连三地响起。接着，在一片“咔咔”声中，一个个零部件被拆下又组装起来。我心里有点慌乱，额头上冒出汗珠，手上的动作也连连失误。等到我报“好”时，老兵们早就完成了。

我看看身边的同年兵，他们的速度虽比不上老兵，但也算得上干脆利索。

班长望了我一眼说：“再来！”

再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心中为自己鼓劲：这次一定要放轻松，我肯定行！

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练到第20遍时，我与同年兵的速度已经相差不多了。

“休息吧，换一拨人。”班长说。

我站起身来，在桑葚树下静静注视着战友们的操作。观察了几遍后，我抬起头，看见枝叶间密密地挂着一簇簇桑葚果。然而，它们的颜色却各不相同：深紫、紫红、浅红、嫩黄，显得参差不齐。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都会成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树上大部分的桑葚都变成紫红色时，我通过反复练习，终于使枪支分解结合的成绩达到优秀标准。

又是一次小比武，这次，我在新兵中第一个报了“好”。

“不错啊，看来最近没白练。”班长笑了。

几颗熟透的桑葚簌簌地落在面前，给这片土黄色的地面缀上点点紫色。此时，桑葚树正沐浴在炽热的阳光中，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招手。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中涌上一股欣慰与期待——不久后，我也将奔赴练兵场，在实战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季节。

扎西，永不褪色的红

■王 山

在时光长河的深处
云南昭通扎西
那片鸡鸣三省的土地
总在闪烁红色的光芒
不分昼夜
扎西的精神是红色的
红军的旗帜
于这里红得蓬勃、神圣
永不褪色

乌江蜿蜒
至今回荡着
勇士嘶哑的呐喊
那些坚毅的眼神
多么淳朴干净
扎西老街的石板路上
红军战士的脚步声
声声不绝

不要看不起破旧的茅草屋
这里摇曳的烛火
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不要忽视此处的山川草木
一块块散落的石头
见证了历史

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
高昂
如烈士不屈的身躯
以笔直的脊梁挺立

83块红军烈士个人生平事迹碑
和塔柏、雪松、玉兰、万年青相伴
隐现于花草丛中
成排肃立

在扎西
夏日里漫山遍野的青草
也会一点一点
慢慢地弯下腰来
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感动
无声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440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